

水滸傳

海上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才子水滸傳 卷二十八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蓋耐菴當時之才，吾直無以知其際也。其忽然寫一豪傑，即居然豪傑也；其忽然寫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寫一淫婦，即居然淫婦。今此篇寫一偷兒，即又居然偷兒也。人亦有言，非聖人不知聖人，然則非豪傑不知豪傑，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菴寫豪傑居然豪傑，然則耐菴之爲豪傑，可無疑也。獨怪其寫奸雄，又居然奸雄，則是耐菴之爲奸雄，又無疑也。雖然，吾疑之矣。夫豪傑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傑之氣。以豪傑兼奸雄，以奸雄兼豪傑，以擬耐菴，容當有之。若夫耐菴之非淫婦偷兒，斷斷然也。今觀其寫淫婦居然淫婦，寫偷兒居然偷兒，則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婦定不知淫婦，非偷兒定不知偷兒也。謂耐菴非淫婦非偷兒者，自是未臨文之耐菴耳。夫當其未也，則豈惟耐菴非淫婦，即彼淫婦亦實非淫婦，豈惟耐菴非偷兒，即彼偷兒亦實非偷兒。經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羣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動心而爲淫婦，既動心而爲偷兒，則豈惟淫婦偷兒而已，惟耐菴於三寸之筆，一幅之紙之間，實親動心而爲淫婦，親動心而爲偷兒，既已動心則均矣，又安辨泚筆點墨之非入馬通姦，泚筆點墨之非飛簷走壁耶！經曰：因緣和合，無法不有，自古淫婦無印板偷漢法，偷兒無印板做賊法，才子亦無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緣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龍樹著書，以破因緣品而弁其篇，蓋深惡因緣；而耐菴作水滸一傳，直以因緣生法，爲其文字總持，是深迷因緣也。夫深迷因緣之人，則豈惟非淫婦也，非偷兒也，亦復非奸雄也，非豪傑也。何也？寫豪傑奸雄之時，其文亦隨因緣而起，則

是耐菴固無與也。或問曰：然則耐菴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謂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講於龍樹之學者也，講於龍樹之學，則菩薩也；菩薩也者，真能致知格物者也。

讀此批也，其於自治也，必能畏因緣。畏因緣者，是學爲聖人之法也。傳稱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其於治人也，必能不念惡，不念惡者，是聖人忠恕之道也。傳稱王道平平，王道蕩蕩是也。天下而不乏聖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此篇文字變動，又是一樣筆法，如欲破馬忽賺槍，欲賺槍忽偷甲，由馬生槍，由槍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馬，又有砲，徐寧亦便既有槍，又有甲。呼延馬雖未破，砲先爲山泊所得；徐寧亦便槍雖未教，甲先爲山泊所得，二也。讀呼延踢雪烏騷時，凡用兩那馬句；讀徐寧賽唐猊時，亦便用兩那副甲句，三也。徐寧祖傳槍法，湯家却祖傳槍樣，二祖傳字對起，便忽然從意外另生出一祖傳甲來，四也。於三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已稱奇絕，却不知已又於數十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五也。

寫時選入徐寧家，已是更餘，而徐寧夫妻偏不便睡；寫徐寧夫妻睡後，已入二更餘，而時選偏不便偷，所以者何？蓋製題以構文也。不構文而僅求了顯，然則何如并不製題之爲愈也。

前文寫全家，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襯知府誣贖之情也；此篇寫徐寧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歲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後，而先世留下鎮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輕棄於人也。作文向開處設色，惟毛詩及史遷有之，耐菴真正才子，故能竊用其法也。

寫時選一夜所聽說話，是家常語，是恩愛語，是主人語，是使女語，是樓上語，是寒夜語，是當家語，是貪睡語，句句中間有限，兩頭有稜，不只死寫幾句而已。

寫徐寧樓上夫妻兩個說話，却接連寫兩夜，妙絕奇絕！

湯隆徐寧互說紅羊皮匣子，徐寧忽向內裏，增一句云：裏面又有香綿裹住。湯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只紅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兩番色澤？知此法者，賦海欲得萬言，固不難也。

由東京至山泊，其爲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賺法來，妙不可言。

正賺徐寧時，只山空紅羊皮匣子，及賺過徐寧後，却反兩用鴈翎砌就圈金套唐猊甲，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真神掀鬼踢之文也！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傳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种

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鈎鐮槍可破，湯

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未有槍法已有槍樣，未有教槍人先有打槍手，又是一樣出題法。○槍法祖傳槍樣亦祖傳下，因別生一樣祖

傳寶貝來妙絕。湯隆雖是會打，却不曾使。忽然一擒忽然一縱，筆勢變動。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

哥哥。不必姑舅哥哥也，先寫是姑舅哥哥，爲便與得知癡甲之處也。會使這鈎鐮槍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

不教外人。此三句見非。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此三句見非。端的使動神出鬼沒。一個

人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槍班教師徐寧？湯隆稱喚半日，却忽然換林冲口出其名字，雖爲東京二字，關鎖然文勢亦極

變動也。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槍法，先提一鈎鐮

槍法，

次出主○湯家獨藏秘鑲槍者爲破呼延計也林冲並讀金槍者爲識徐寧也

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

武藝，彼此相敬相愛。

又一個人讚○不惟讚徐寧兼復自讚矣妙筆

只是如何能殺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祖傳

一件寶貝，

徐寧祖傳槍法湯又祖傳槍樣則破呼延固必用鈎鑲而教鈎鑲固必識徐寧矣今便就兩兩祖傳上再生出一個祖傳來成此一篇絕妙奇文則真正憑空結撰之才也

世上無

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姑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鴈翎砌

就圈金甲。

寫得見○上是眼見下是耳聞妙絕

這副甲，

一句這副甲○讀鴈雪鳥駝時用兩那屬句讀鴈翎金甲時用兩這甲句各成異樣花色

披在身上，又輕

又穩，

五字寫出一副妙甲來○輕是甲之材穩是甲之德

刀劍箭矢，急不能透。

此句補鑲入人都喚做賽唐猊。

貴公子要求一見，

造次不肯與人看。

此句既顯徐寧極愛又顯湯隆獨知

這副甲，

又一句

是他的性命。

神然正爲追賊作地也

用一個皮匣子盛着，直挂在臥房中梁上。

非姑舅兄弟何從得知

若是先對付得他這

副甲來時，不由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

耐老

之法。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卽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

如此，好下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

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

三個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個到東京買烟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

百忙中忽然插出別事妙筆

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

山實拜成全之德。

上文百忙中忽然插出二事，雖與偷甲無涉，然猶是東京順帶之事。若此句則并不關東京矣，亦就百忙中一齊提出，不惟妙筆，與奇筆也。

宋江便道：

「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

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槍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

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樂和湯隆同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

去了。

看他寫衆人起身，又分作三次，不肯作一筆。

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鐮槍做樣。

入下偷甲文既畢，徐寧已到，山寨矣，打槍安頓此處，妙絕。

却教雷橫提調監督。

新鐵匠下又陪出一舊鐵匠，奇不可言。○倒插鐵匠二回之前，已謂奇不可言，又豈知先已倒插一回於數十回之前耶？

再說湯隆打起

鈎鐮槍樣子，教山寨裏打造軍器，照着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大寨做個

送路筵席，當下楊林薛永李雲樂和湯隆辭別下山去了。

第二番起身。

次日又送戴宗下山，

往來探聽事情。

第三番起身。

這段話一時難盡，這裏且說時遷

忽然安放看官一句，只謂少開定，將這段說來，却不知其騙我也。

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覓

進城來，尋問金槍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

是。」

如畫時遷轉入班門裏。

先看了前門。

次後覓來相了後門。

後見是一帶高牆，牆

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

側首却是一根戣柱。

戣柱○每欲寫出一篇絕妙文字，必先向前文一將應用字眼逐件排出，如棋家先列後着也。

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

裏隨班。

明日五更事鄰舍隔晚先說便見不是捏湊之文

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

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

無小人。

時面注射語讀之絕倒。○與瓦官寺和尚對魯智深說。那裏似個出家人，只像綠林中強盜一般，是一樣文法。

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些晚飯，喫

了，却趲到金槍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身處。

入手忽作一跌，令人吃驚。

看看天色黑了，時

遷換入班門裏面。

一層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

不惟點出時景，亦復安放時遷一夜。

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

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頭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

又一層。

悄悄

望時，只見徐寧歸來家裏去了。

只見。

只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

鎖了，各自歸家去了。

只見如畫。○第一只見是主，第二只見是賓，第三只見賓主雙亡，只此小小一段便是妙絕之文。

早聽得譟樓禁鼓，却轉初

更。

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

只見如畫，只見徐寧歸家，只見兩人關門，只見靜悄悄地，前兩只見是有

所見後一只見是班所見活畫出做賊人眼中節次。

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趲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

力，爬將過去。

又一層。

看裏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

兩個姪姪兀自收拾未了。

是收拾將了之辭，便省却徐寧夫妻吃晚飯一段也。

時遷却從戲柱上盤到簷風板邊，伏做

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槍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

寫出寒景。

懷裏抱着一個六

七歲孩兒。

偏寫出不是便睡光景，妙絕。○徐寧有兒妙前朱全有兒所以能推知府愛子之心，此徐寧有兒所以寶惜幾世留傳之甲也。

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

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

指出正經題目○張見皮匣是主并張見弓箭腰刀衣服是實張見皮匣後又必張見弓箭腰刀衣服者多恐單寫皮匣便令房中寒儉也○

賊眼無所不見

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

上張見皮匣是主，此又張見弓箭腰刀衣服只是陪伴。

寫來如畫妙絕

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

上寫弓箭腰刀衣服只是陪伴，皮匣使不寂寞耳，此忽然便就

刀衣服乃實也，然亦活

三句內補出衣服一句來，另自細細描寫一通，以見本日真從內裏

隨直出來却又句句恰與匣中金甲先作映襯，別成異樣色澤也。

下面一個姪娘上來，就側首春臺

上摺了一領紫繡圓領，一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二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三一個

護項彩色錦帕。四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五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獼

尾荔枝金帶。六○此六句

與金甲映襯共放在包袱內，此一句與皮匣映襯

把來安在烘籠上。此一句與梁上映襯時遷多

看眼內。本為梁上匣中金甲而來却反看了烘籠上

包袱內許多衣服做賊真有如此苦事也

約至二更以後，二更交徐寧收拾上牀，娘

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

如畫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

候。不惟說明日出必早之故亦并說明日歸來獨遲之故矣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

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

只一五更隨直街上鄰舍先說隔夜娘子又先說妙絕○時遷自忖道：

「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是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

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

偏寫作不便偷○此篇是全副賊文章，故上寫賊眼腦此寫賊心肝後寫賊手

也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一聽兩個姪娘在房門外打鋪，忽作一礙房裏桌上

脚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七

却點着碗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服侍到晚，精神困倦，餉餉打呼。活畫小兒

時還溜下來，去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櫺下眼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又一看

看伏到四更左側，更徐寧起來，便喚姪娘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活畫小兒

看房裏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極似下半句催促梅

香却不知上半句引逗時還也妙絕。那個梅香開樓門下樓梯響，時還聽得。二聽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

門邊黑影裏伏了。又一聽得姪娘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三聽得字○只見他去開牆門不知他正去討火寫得妙

絕。時還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又一梅香討了燈火出來，又去關門。間細却來

竈前燒火，這個使女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一上去○又寫出寒景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二上去

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寫出姪娘安排肉食炊餅上去。三上去○炭火上去面湯上去肉食上去三上去字都是

分桌下人。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又有此間細之筆時還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

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槍出門。四聽得字○二十四字句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不惟時事如畫亦寫遠開梅香

便於時還入來耳。時還却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來，從榻子邊直蹺到梁上，却托身軀伏了。又一

兩個姪娘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此是提燈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活畫小兒女

時還聽得兩個梅香睡着了。五聽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還

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又

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响，忽作險筆叫梅香

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妙 姪娘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小兒

睡怕冷不肯起來便道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反借此語而下奇妙之極 悄悄地開了樓門，欸欸

地背着皮匣，下得樓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偷甲 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

門，四更便開了鎖。如此一段奇文却將兩頭隨班人下鎖開鎖作章法奇絕也 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

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

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

飯喫，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寫得 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

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妙妙 你與湯隆慢慢地來，

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

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奇絕 喫了飯食，

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

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妙妙 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奇

妙妙 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

晴頭，奇奇

離此間一程外等我。

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却投東

京城裏來。且說徐寧家裏天明兩個姪娘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

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

便道者不起身而道也。一寫不會失物，一寫寒天懶起的如畫。

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

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事麼？何處便及皮匣故從五更鼠打而入。

兩個姪娘看了，只

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

聽得不曾失物且臥而不起聽得不見皮匣便慌忙起來。只一娘子起身亦必

挑剔盡妙如此。

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

姪娘急急尋人去龍符

宮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

寫忙處忙極。

都回來說道：「金槍班直隨駕內苑去了。」

寫緩處緩極。

外

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彀入去？緩極。

緩極。

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娘子并兩個姪

娘，如熱鑊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寫忙處忙極。

緩極。

徐寧直到黃昏時候，寫緩處緩極。

極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

緩極。

將着金槍慢慢家來。

緩極。

到得班門口，鄰

舍說道：偏寫鄰舍說出家中裏做一片。

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

緩極。

徐寧喫了一驚，先知失賊先知失甲

寫喫驚都

慌忙走到家裏，兩個姪娘迎門道：

先是鄰舍次是姪娘次是娘子如畫。

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

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

下直滾出口角來。

奇。

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

寫娘子活是娘子。鄰舍說姪娘又說娘子只應如此矣。

徐寧

道：

不答娘
子妙絕

別的都不打緊，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曾有失。花兒王太

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

忽然攢出一
段事妙絕

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

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我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惹他人恥笑。

或問失此寶貝，可得不丟去，緝捕故作此
語解之。○不去緝捕，便單等湯隆矣。

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

甚麼人盜了去？

問自

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

自答○活畫出失物人家
恍惚惚惚心口問答來

娘子想道：敢是夜來

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

亦自答還自問○前娘子問徐寧不答此徐寧自問自答娘子不
按話頭亦只是自答活畫出失物人家恍惚惚惚東猜西測來

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

此一段與花兒
太尉一段對

你可

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

此一段與狂惹
恥笑一段對

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

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

是失物
納悶人

家氣

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

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

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

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逕來京師，探望

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

兩送與徐寧

是鈞鑠教師聘禮爲之一笑○有此便見不是爲甲報信而來也者

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

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

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

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覩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

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

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

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

妙絕便剔出單單二字來徐寧道：單單只盜去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鎖子甲，又喚作賽唐猊。昨夜失了

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

讚不盡。說我先人便剔起彼先人說我先人猶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若在山泊中並不曾說梁上也

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

了去。湯隆問道：却是甚等樣皮匣子盛着？若在酒店中並不見紅羊皮也者徐寧道：是個紅羊皮匣子盛

着，裏面又用香綿裹住。忽然在紅羊皮裏另又添湯隆失驚道：紅羊皮匣子。接口說五個字問

道：俗本失問重字事便令上文紅羊皮匣子五字不得一頓神色便減多少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

毯的？

徐寧在紅羊皮匣裏取出色澤湯隆在紅羊皮匣外添出色澤妙文對聯而起妙不可言

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

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裏沽酒喫，見個鮮眼黑瘦漢子，

一百八人有正出身便者有未出身先畫者有已出身却不畫少間別

惜一人眼中畫出者奇莫奇於時還在四十五回出身直至此篇方與一畫也

擔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却是甚麼東西的？

只此三行文字亦分作三段讀第一段是紅羊皮匣

臨出門時，我問道：這個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

道：原是盛甲的。

第二段是盛甲紅羊皮匣

如今胡亂放些衣服。

第三段是空紅羊皮匣妙絕

必是這個人了。我見那厮

却似閃肉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

奇奇妙妙見必可追者

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

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擔擱，便趕去罷。

不令再計行兵如脫兔此之謂也

徐寧聽

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迤趕

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

奇奇妙妙

湯隆

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聲，曾有個鮮眼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

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了

的，一步一攞走。

此句不會問却答出

湯隆道：哥哥！你聽却如何？

一路湯隆語段

徐寧聽了，做

聲不得。

是氣

兩個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

立住了脚。

奇奇妙妙

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趕。徐寧

道：我却是官身，偷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

嫂嫂必自推個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

此句前在湯隆口中此在小二口中文字變動之極也。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前店顯說跌肉文字變動之極

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

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文省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着湯隆趕了去。是

昏人○又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放着擔兒，在那裏坐地。

好筆力。湯隆看見，叫道：好了，段段作騙跳之調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匣子？徐

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遷，喝道：你這厮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

道：住住不要叫，如此接口匪夷所思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偏不領匪你如今却要怎地？反問怎

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却是空的。奇奇妙妙○看他行文何等撇捷何等潔淨我一生學不到者徐寧道：你這厮把我這副

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

識老种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雁領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

識老种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雁領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

識老种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雁領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

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腦了腿，因此走不動。

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壓在此。你若耍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

一段作對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一段作正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是氣昏人湯隆

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承他第二段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翻他第一段

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三個厮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遷一處

宿歇。見鬼絕倒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紮縛了腿，只做閃腦了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

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

一路無事，惟恐寂寞，故特寫此一句，便有多少景色可想也。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

想若寫作徐寧湯隆買酒肉吃，便無多少景色可想也。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路傍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兩空車子，背後一個人

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忽然變幻出奇，奇妙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

答道：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更不說第二句，陡然便合何等，撒捷何等潔淨，我一生學不到我三個要

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個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

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

弟姓李。林連切洛名榮。云元切學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閃腦為可趕地

今又爲搭

車地妙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四個人坐在車子上

一個賊一個失主一個報信人一個閑人坐得好笑

徐寧問道

趕甲極急搭車又極閑東究西審便如活畫

張一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

時邊推託再三說道他

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

問一個又問一個又

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

人麼

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

是出得萬貫人

專好結識官宦來往

種經路相公人

門下養育多少閑人

是張一李三等入○只三句而句句合拍奇奇妙妙

徐寧聽罷

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

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槍棒唱幾個曲兒

不惟引路亦已明

不覺又過了一日看看

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

是買些肉來就車子

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

客假做脫手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喝叫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

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

好筆力○如脫面目

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

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

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

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到這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

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